

品花寶鑑

五

皇元寶鑑

品花寶鑑

第十三回

兩心巧印巨眼深情

一味歪纏淫魔色鬼

話說仲清激怒春航之後。卽將王恂所備之百金。送至高品處。爲春航薪水之費。春航悶坐了兩日。米煤催逼。告貸無門。經高品款留。只得暫時寄食。一日用了飯。高品拜客去了。春航卽到戲園來。一心想著蘇蕙芳。又沒有錢聽戲。只好站在戲園門口。候著那蕙芳出進。將到開戲時候。果

然見蕙芳坐了車。到門口下來。偏偏有一羣人進來看戲。一擠把春航擠在背後。卻彼此不能照面。春航心裏甚恨。急把身子擠出來。蕙芳已進去了。只得默默的不動。候他出來。卻又看見了許多上等相公。與蕙芳不分高下。春航想道。不料聯錦班內。有這些好相公。果然名不虛傳。足足候了三箇多時辰。始見蕙芳低著頭出來。前面兩箇美少年。服飾輝煌。兩箇跟班。夾著墊子。抱著衣包。同蕙芳上車去了。春航知蕙芳沒有見他。鬱鬱的走回來。過了一宵。明

日又到戲園門口。候了一天。卻沒有會見。此日便爲虛度。嗟嘆不已。蓋春航執迷已久。一時難悟。天天去尋聯錦班。候著蕙芳一連十餘日。蕙芳卻也看見。前次跌在泥裏的人。每逢上車下車之時。總站在戲園門口。如醉如癡。目不轉睛的看他。心裏十分詫異。因細看他的相貌。恰神清骨秀。風雅宜人。面目雖帶幾分憔悴。而珊珊玉骨。情韻盎然。蕙芳心上。已明知此人爲他而來。也未免有情。屢以秋波相贈。春航便喜得眉飛色舞。每日跟了蕙芳的車。直送到

吉祥胡同。蕙芳寓處門外。徘徊良久始去。一日春航好運到了。也是各人的緣分。正跟著蕙芳的車。蕙芳留神看見。便起了幾分憐念的心腸。一進了門。便叫跟班的請他進來。跟班的出去。瞧了春航兩眼道。老爺是尋我們相公的。我們相公。叫請老爺裏面喫茶呢。春航喜出望外。倒立定了走不進去。跟班的又請了一遍。春航終是羞羞澀澀的。不好意思。忽見裏面又有人出來。說請那一位跟著車走的老爺進去。春航只得整一整衣裳。隨了跟班的。進了大

門便是一箇院落兩邊扎著兩重細巧籬笆。此時二月下旬。正值百花齊放。滿院的嫣紅姹紫。穠豔芬芳。上面小小三間客廳。也有鐘鼎琴書。十分精雅。不多一刻。蘇蕙芳出來。穿一副素色珍珠皮衣服。上前來請安。春航卽一把拉住了手。卻是柔荑一握。春筍纖纖。二人並立了。差不多高。原來蕙芳也十七歲了。蕙芳對著春航笑道。天天見面。尙未知貴籍大名。前日辱在泥塗。深感盛情。原宥。至屢蒙青眼。實幸及三生。春航心上十分詫異。道。吐屬之雅。善於詞。

令便道。自覩芳容。便縈寤寐。鄙懷欽慕。祇可盟心。乃不加
訶譴。反蒙見招。正是巨眼深情。使我田湘帆。沒齒不忘。遂
將籍貫姓氏。一一說明。又道些思慕的話。便你看我我看
你。相對無言了一會。蕙芳卽讓春航進內。走出了客廳。從
西邊籬笆內進去。一箇小院子。是一並五間。東邊隔一間
是客房。預備著不速之客的臥處。中間空著兩間。作小書
廳。西邊兩間套房。是蕙芳的臥榻。春航先在中間匠上坐
下。見上面掛著八幅仇十洲工筆羣仙高會圖。兩邊盡是

南木嵌琉璃窗。地下鋪著三藍絨毯子。卻是一塵不染的。略坐一坐。蕙芳卽引進西邊套房。中間隔著一重紅木冰梅花樣的落地罩。外間擺著兩箇小書架。一箇多寶廚。上面一張小木匠。米色小泥繡花的鋪墊。匠几上供著一箇粉定窰長方磁盆。開著五六箭素心蘭。正面掛著六幅金牋的小楷。卻是一人一幅。寫得停勻娟秀。一幅是度香主人。一幅是靜宜逸士。一幅是竹君詞客。一幅是劍潭山人。一幅是前舟外吏。一幅是庸菴居士。像是幾首和韻七律。

詩。再看上款。是媚香屬和。長河修禊七律六章。原韻。春航心裏更加起敬。想道。原來他會作詩。便問道。這是和你的原韻。想必詩學是極淵深的。蕙芳笑道。草草塗鴉。不過轉幾句白話罷了。會作什麼詩。春航道。原唱呢。爲何不寫出來。蕙芳道。去年袁寶珠替我寫了一幅。人家拿去看。遺失了。春航再將蕙芳細細的看了一看。又道。我看你舉止清高。吐屬閒雅。絕不類優伶中人。你是幾時到京來學戲的。蕙芳臉上便有愧色。嘆了一口氣道。問我的出身。原也是

清白人家。父親也曾作過官。春航立起來道。失敬了。我原說不像小家出身。但你爲何要學這箇行業呢。蕙芳便眼圈紅起來道。請坐了好說。春航坐下。蕙芳道。我小時隨宦雲南。八歲上母親死了。到十二歲。父親被上司叅劾。一氣成病。不到一月卽故。本來兩袖清風。毫無私蓄。就有些須囊橐。都被幾箇親戚長隨。豆分瓜剖的去了。單賸了一箇老家人。與我在雲南住了一年多。可憐舉目無親。那些勢利場中。誰肯照拂。全仗老家人肩挑步擔。過活實在支持。

不下去了。只得同老家人回家。路上又喫盡了千辛萬苦。走了一年零兩月。纔到蘇州。只落得蔓草荒煙。桑田滄海。親鄰冷眼。袖手旁觀。一枝之借。一飯之餐。竟不可得。在廟裏住了幾天。訪得一箇親戚。在直隸作幕。又費盡了九牛二虎之力。搭了糧船進來。先上了保定。到那親戚的住處。一詢。誰知他鬧了一件事。已經發配口外去了。他的家眷。也不知流落何處。你說這命運低不低。春航道。山窮水盡。疑無路。以後便怎樣呢。蕙芳道。我們在保定作什麼。便想

到京來尋一條生路。可。可。走到前門外。卽遇見一箇好人。是同鄉。又是我的蒙師。顧先生。他是箇秀才。見了我們這般狼狽的光景。他便拉了我們到他寓處。前前後後。問了一番。你說我這先生。在京裏作什麼。春航道。自然處館了。蕙芳道。他卻不處館。他的行爲。到有些像你。到今年也纔二十七歲。他進京來。便天天聽戲。錢都聽完了。戲卻聽會了。認識了許多的相公。遂作了教戲的師傅。遇著那年鄉試不中。他便燒了那些文章。入了聯錦班。作了小生。春航

道。這到是達人所爲。毫無拘疑。蕙芳道。他收留了我們。遇著空閑時。便教我讀書寫字。并講究些詩詞。我們安穩穩的住了。只可憐我那老家人。路上受了風霜。心內又愁悶。進了京。就病了。病了兩月死了。那時我更覺形單影隻。進退維谷。只好依著先生爲命。直到前年春間。先生苦勸我學戲。我起初不願。後來思想也無路可走。只得依了先生。學了幾齣。漸漸的日積月累。久而自化。我那先生最好吟詩。每製一詩。必講給我聽。教我學作。不過不通就是了。自

已卻也高興起來。誰知薄命不辰。深恩未報。先生去年夏間。又染時症物故。煢煢獨立。顧影自憐。說到此。便哽咽起來。春航聽了。也著實傷心。便道。五年中星移物換。倒嘗了多少世態。又安慰了幾句。喫了兩杯茶。蕙芳便問春航道。你既好聽戲。於各班中。可曾賞識幾箇腳色麼。春航笑道。我是重色而輕藝。於戲文全不講究。腳色高低。也不懂得。惟取其有姿色者。視爲至寶。起初孟浪。眼界未清。一遇冶容。便爲傾國。及瞻仰玉顏。纔覺妙住菩薩。現蓮花寶座內。

非下界凡人所得彷彿。前此真如王右軍學衛夫人書。徒費歲月耳。慚悔無盡。蕙芳聽了春航幾句話。已有一半傾心。目視春航。好一會不言語。便又笑道。你說以有姿色的爲至寶。但不知所寶在那一樣。春航便站起來。高興得手舞足蹈。滿面添花的道。媚香你是解人。你試猜一猜。蕙芳便紅著臉道。我不會猜。春航道。我也不爲別的。蕙芳便正色問道。你爲什麼。春航道。只要姿色好。情性好。我就爲他死也情願。蕙芳道。人家好干你什麼事。要爲他死。你且說。

那可寶處。春航道。你聽我說。我輩作客數千里外。除了二三知己外。尙有四等好友。得之最難。卽得了。又常有美中不足的不好處。就說可寶。也不能說他是至寶。蕙芳道。奇談什麼四等的好友。定要請教。春航道。第一是好天。夕陽明月。微雨清風。輕煙晴雪。卽一人獨坐。亦足心曠神怡。感春秋之佳日。對景物而留連。或曠野。或亭院。修竹疎花。桐陰柳下。閒吟徐步。領略芳辰。令人忘俗。蕙芳點頭道。不錯。真是好的。第二想必是好地了。春航道。是的一邱一壑。山